# 一个女工的偷情经历

       （一）缘起

我出生于一个矿山，这一个矿山是出产煤炭的，而煤炭在一个国家的重要作用，相信大家都晓得，我就不多啰嗦了。

我出生的家庭就像一般普通的煤矿家庭一样，朴实大方是其本色；我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而我在家里排行老幺，是最小的一个，皇帝爱长字，百姓爱幺儿，这真的是亘古以来颠扑不破的真理，所以我在家里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，不论我要什么，只要提出来，父母都会答应的，这样一来，我从小也就吃得好，穿得好，用的好，玩的好。

生活的优越，使得我长得胖乎乎的，有着圆圆的身体，圆圆的脸蛋，就连手也是圆圆的，父母亲在人前提前我，都说我是珠圆玉润，以后有福气。

可惜的是万事都有个定数，我的日子好过了，但我在学校里的学习就不那么好过，小学还好混一点，到了初中的时候，就艰难起来，通常老师只要把我提溜起来回答问题，我都是不知道，或者答非所问，经常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，为此，老师没少找过我，还找过我的父母亲谈话，可是，我对那些数理化的科目、习题都是一窍不通，怎么努力读书都读不进去。

话说回来，我对语文倒是蛮感兴趣的，数得上班上的第一，每当语文老师在班上念着我的作文，看着同学们那副心悦诚服的模样，我的心里美极了。

好不容易拿到了初中的肄业证书，我感觉好像是解放了一般；而父母亲看着我的证书只是一股劲的摇头叹气。

我实在是不想去念书了，只好在家里闲呆着，而且在家里一呆就是五年。

大家知道，煤矿是重体力单位，招工一般只招收男工，而女娃娃一般是不要的。后来，在父亲五十多岁提前退休后，我才顶替父亲到了矿上当了一个工人。

虽然我在学校里的学习不好，但不乏有喜欢我的人，那些男同学最喜欢看我的脸，因为我的脸老是红彤彤的，再加上我的肤色来自母亲的遗传，天生白嫩，所以走出去招来街上的回头率几乎是百分之百；而老师们看我几乎都只是看我的胸脯，由于我比较丰满，所以胸脯也是很伟大的，在全年级是最大的了。讨厌的是只要上体育课，跑步时胸脯晃荡得厉害，套用现在的说法，是波涛汹涌。

还在学校的时候，我就接到许多条子，有来自同班的，也有来自其他班的，内容只有一个，都是要求同我交朋友。他们看得起我，我可不一定看得起他们，因此许多被我挖苦一阵后退缩了，到处说我高傲什么的；而同班的一个我暗暗喜欢的男同学，他却从来没有给我递过条子，令我暗自感到失落。

我有好几次暗示他，想同他讲话，可他老是爱理不睬的，也是这样，我对他越是有好感。一次在劳动的时候，我借故将自己软绵绵的胸脯紧紧的贴在他的身上，可他脸红红的挣了开来，后来只要一看到我，他的脸就会红的不行，嘻嘻，真好玩。

上班了，我的饭碗算是有了，接下来就是谈恋爱，结婚，成家。

说起来，我对自己谈恋爱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，也就是父母亲答应人家的相亲，然后将我同那个陌生的男人撮合在一起讲话、看看电影，几次会面后，我觉得这个男人还算得上是个好人，也就稀里糊涂的答应了他的求婚，同他一起领了结婚证。

我今年三十 岁了，有一个还算是温暖的家，小孩已经八岁多了，还在读小 学二年 级。

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我的身体也越来越丰满了，面如满月，身躯肥硕，胸前有着一对高耸的乳房，硕大的屁股，浑圆的大腿。再加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不时闪动着的风情，走在大街上经常招来不错的回头率。

丈夫同我一个单位，但不在一个部门。我们这里是煤矿，大家都知道，煤矿是重体力劳动单位，男人多，女人少。

（二）调换工作

前面说过，我虽然学习不行，但靠着顶替老爸的岗位，好歹有了工作。

在煤矿，如果没有一技之长，是很难找到好工作的；当然，如果是脸蛋生得好，也是可以在办公室里混的，不过其工作的性质就是给那些男人们当花瓶了，煤矿严重的阳盛阴衰，有个女人在办公室里，端的是活色生香。

不过，我的身体越来越丰满，而且脾气也很好，说话软软的，但却得不到大小官员的赏识；主要原因的是现在当官大都是小年轻，他们的审美观念是那种骨感美女；而胖乎乎的女人他们不感兴趣，要是在唐朝，我可是抢手货，现在嘛，早已不是过去以胖为美的时代了。

我的工作最后只有分到食堂，去当饲养员——我们的戏称，而且在食堂一干就是七八年。

食堂的工作不好干。说得难听点，就是伺候人的工作；又苦又累，还容易得风湿关节炎。

这些都不说了，最受不了的，就是工人们的嘴嘴损，特别是一些油腔滑调的男人来买饭，包子馒头做的小一点，他们会说咋个不性感；有时候碱放的多了一点，蒸出来的馒头包子变黄了，他们又说是军用的；更有甚者，叫我们比着我们的奶子做，说是有多少要多少……气得叫人只想发火。

有一天早晨，一个小年轻来买早点。我问他：「买什么？」他说：「买馒头。」问他要几个，他盯着我说：「就要你胸前的那两个。」我实在不能忍受了，跳起来同他人争吵了起来，谁知道那小子的姐夫就是副经理，据说副经理打电话到后勤队，找到我们队长臭骂了一通，要我向那个小流氓赔礼道歉，队长还要扣我的奖金，我气不过，同队长吵了一架，回家只有蒙头痛哭。丈夫问明了情况，也只有在一旁唉声叹气。

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关键时刻，我的姐夫出了面，他通过关系，把我从原来那个单位，调到了现在的这个单位。

我的姐夫叫周继媒，是本矿劳资科的一个科员。

本来我有这么一个姐夫，照理说工作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，可我对这个姐夫却不太感冒。他人生得就像一根黄瓜，人瘦瘦的，而且细长细长。个子大约一米七五，最主要的是他的眼睛从来不好好看人，老是喜欢斜着眼睛看，因此看上去很猥琐。

人长得好歹不要紧，但是这个姐夫人品据说还不很好，在同我的姐姐结婚以前，就将我的姐姐肚子弄大，要不我的爸妈是很看不起他的，但鉴于木已成舟，而我的姐姐又是比较传统的女人。就这样他成了我的姐夫。

以后，听说他在外面与其他女人裹搅不清，姐姐同他闹过不只一两回，老父亲母亲提起他就摇头，还一再告诫我们，不要像姐姐那样。

但姐夫似乎对我很好，经常送一些小东小西的物件给我，女孩子嘛，最喜欢这些东西了，所以对这个姐夫也就比较有好感。

那天，迫不得已我只好去找姐夫，想着他会看在多年的小姨子的份上，伸出手来帮我一把的……当我找到他把事情的缘由告诉后，他开口就骂了起来：「这些狗东西……」接着，他转脸对着我，脸上浮起一丝笑意，转过身就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，走到我的身边，拉着我的手坐到了沙发上，说：「不要紧，姐夫会帮你的。」看着他亲昵的样子，我的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
小姨子有一半的屁股，是姐夫的。这句话我听说过；而且我认为只要是姐夫真心对待小姨子，而小姨子也对姐夫有好感，这是很正常的，但我对我的姐夫却还没有达到那个境地。

姐夫笑着说：「调工作岗位没有什么难事，只要你听话就行。」说着，他就拉起我的手捏了捏。

我的手胖乎乎软绵绵的，结婚以前老公最喜欢摸，但自从有了小孩以后，老公的兴趣似乎转移了，再也没有认真的拉过摸过；对此我原先没有在意，后来听到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，拉着老婆的手，就像左手拉右手；拉着小姐的手，心儿在颤抖……估计就是这样的。人这个东西最奇怪，对于再好吃的东西，天长日久的吃，也会厌烦；而男人是人类之中最最喜新厌旧的动物。

眼下姐夫对我，可能也是出于这样的心情吧，不过，他如果仅仅只是摸我的手，倒也不太算是出格，而且他帮了我的忙，这点事算不了什么，于是，我红着脸，让姐夫任意的摸捏着。

好在姐夫没有太过分，只是摸捏了一两分钟就放了开来。

他拿起桌上的电话，拨了几下，找到科长，三言两语的就将我调动工作的事搞定了，他转头告诉我明天就可以到井口人事组办理调动的手续。

我的工作终于调动成功了。

为了感谢姐夫的辛劳，我专门休息一天，做了几个菜，请姐夫一家来吃饭。

姐夫家有一个男孩，现在外面读书，要放假才回家，平时都是住校，因此，也就是姐姐姐夫俩人来。

姐姐虽然相貌同我长得差不多，但两人相差了七八岁，看起来也没有我长得好，脸皮黄黄的，一双眼睛早就失去了活泼的灵动，腰弓着，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。

俗话说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我们姐俩这么一站，高下立判。看着姐夫眼睛一直在我身上流连忘返，我的心里升起了一股得意洋洋的优越感。女人就是这样，在男人眼里得到了肯定，心里可是美滋滋的，哪怕相互比较的就是姐俩，也会自鸣得意一番的。

我哼着小曲忙碌着，姐姐不知道我的心思，也过来帮着我忙乱。

晚饭才开始了一会儿，姐姐就吃完，她不喝酒，说要回家去，她要等在外地上学的儿子的电话。

于是，老公、姐夫与我三个人吃。

老公同姐夫俩人喝酒，不大一会儿，一瓶西风大曲下了肚，老公脸红筋胀，坐到了一边直喘气，而姐夫直说酒不够，于是，我又拿出了另外一瓶。

姐夫斟了一杯酒，美美的喝了一口，咂了咂嘴，口中连呼好酒，转头看着我说：「小妹，要不你来陪我一杯。」老公笑着说：「是呀，你就陪大姐夫喝吧。」看着老公同意，我也就爽快起来，斟满了姐夫的杯子后，也为自己斟满了。

平时我不大喝酒，但喝起来也不是吹的。

我端起酒杯，同姐夫的酒杯碰了一下：「姐夫，敬你。」说完端起来，一口气就下去了一半。

姐夫见状大惊：「小妹好酒量。」说完端起自己的也是一口就下去了一半。

我叫道：「不行，要一口一杯。」姐夫说：「行，我们一起来。」就这样，我同姐夫推杯换盏的对喝了起来。

当我们将剩余的酒喝干后，再看看老公，早就跑到屋内睡着了；看看姐夫，虽然脸红红的，但人还算是清醒。他要帮我收拾餐桌，我瞟了他一眼，说等到明天再收拾；我们这会儿去看电视。

我们起来一同走向客厅，可能是酒喝多了吧，我踉踉跄跄的走不稳，眼看就要跌倒，姐夫一把托住了我的身体，我们依偎着坐到了沙发上。

突然，我内急起来，怎么也憋不住，想站起来，却怎么也做不到。我急了，对着姐夫说：「我要解手。」姐夫说：「我去叫阿申来扶你（我老公叫林咏申，小名阿申。」他到我们的卧室转了一圈，走了出来说：「糟了，阿申睡死啦。」我急啦，眼看着尿就要冲破牢笼奔腾而出，就要在姐夫面前出丑啦。于是，我再也顾不得羞涩，小声说道：「你扶我一下，到卫生间去。」依着姐夫温暖的大手，我们走到了卫生间；但我浑身软绵绵的，手也使不上劲，左解右解的解了半天，却怎么解不开裤腰上的扣子，我只好将无助的目光投向了姐夫。

姐夫看着我一副难受的样子，明白了，于是，他一只手揽住我的身子，腾出另外一只手解开了我的裤扣，并且帮着我将内外裤一起褪到了脚腕，我就势坐到了马桶上，忍不住的尿液终于叮叮咚咚的落入了马桶内，听着脆快急的响声，我毫无来由的记起了那首有名的词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全然忘记了姐夫就在一旁。

终于解决了大问题，我轻松的喘了一口气，想站了起来，但浑身依然绵软无力，站不起来。姐夫走过来将我搀扶了起来，然后够下身子，帮我将裤子拉了起来。

也不知是我酒醉了，还是清醒，我感觉姐夫的手在我的屁股上轻轻地摸了一把，痒酥酥的。于是我抬眼看他，发觉他眼睛红红的盯着我看，我一下不好意思起来，赶紧垂下了头，竟然发觉姐夫的裤门前高高的挺立了起来，好像有一根木棍顶着一样。我不好意思再看，扭头往一边。

我在姐夫的搀扶下，又回到了客厅里，继续看电视。

这次，我们因为有了刚才的经历，也就不再忌讳，而是亲密无间的挤在了一起，姐夫又拉起我的手摸捏起来，我的身子也在逐渐的发热，心里也怦怦乱跳起来，我预感到今晚要发生一些什么。

姐夫搂过了我，而后将脸靠在了我的脸上，见我没有躲开，就伸手在我高耸的胸脯上摸揉着，我感到胸罩下乳房痒酥酥的，十分舒服，嘴里也不禁发出了一丝呻吟；正要姐夫再接再厉，可是，姐夫没有再进行下去，收回了手，只是在我的嘴上亲了一下，说：「你好好休息，我走了。」说完，他拉开门，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。

我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，搞不清今晚发生了一些什么，只有姐夫刚刚摸过的胸脯，好像还有一丝热力还残留在上面，嘴边，还有一些遗留的口水湿乎乎的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下班回家，半个多小时后，姐夫来了，他说来看看我好不。

老公上班还没有回来，家里只是我们俩人。

想起了昨晚的事，虽然朦朦胧胧，但依然使人羞臊难堪。我倒了一杯水递给姐夫后，急忙走了开来。姐夫笑了笑，将水杯放在茶几上，拉起了我的手坐到了沙发上。

「小妹，昨晚我……」姐夫吞吞吐吐的讲不出来了。

「昨晚怎么啦？」我问道。

「唉，昨晚我不该摸你。对不起啦。」「昨晚的什么事情，我一样也记不起来。」我矢口否认。

「你记不得？」姐夫诧异道。

「嗯。」虽说我竭力否认，但酒醉心明白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，除非他不想承认。

「唉，你是不知道。你的裤子脱开后，你的皮肤那个白净、细腻、柔软，真是没有办法形容了；于是，我忍不住就摸了一下……」姐夫老老实实的承认着错误。

「扑哧！」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还有这样的人，事后还要绘声绘色的讲述出来。看到我笑了，姐夫知道没有事，也尴尬的笑了起来。

「我说姐夫，你……」我一下不知道说什么。

姐夫看了看我，头一勾，说：「小妹，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。」见我没有拒绝的意思，他又接着说了下去：「你姐姐一直有病，我们的夫妻生活一直都不正常，我又不敢到外面去找，怕传染上病，因此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。你不见怪吧。」哦，原来内里还另有隐情。同情弱者历来是女人的专利，我也不例外，何况是对于我的姐夫；更何况我对他也有好感。

因此，我就这样对他说：「姐夫，我很同情你。唉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我比起你来也好不到那里去。」于是，我将自己的苦衷一股脑的对着姐夫倾述开来，末了，倒是姐夫揽着我的肩膀，对我说：「就让我们两个苦命人相互安慰吧。」而后，驾轻就熟的把我抱进了怀里，滚烫的嘴唇就落在了我的嘴唇上，我们紧紧的贴在了一起，相互间用力吸吮着对方。热吻中，姐夫的舌头伸进了我的嘴里，四处搅拌着，挑逗着我的小舌头。

可以肯定的说，姐夫是除了我的老公以外，唯一的，也是第一个男人，每个男人对于性生活都有不同的套路。此刻，我就在享受着从来没有过的经历。

姐夫在将我的舌头差点吸断后，才放了开去，接着，他解开我衣服的纽扣，跟着脱下了我的胸罩，于是，我那两只雪白的大乳房明晃晃的在姐夫的眼前颤抖着。

可能是因为冷吧，我的乳晕旁边起了一圈小颗粒，奶头也是直愣愣的竖立起来。我害羞的赶紧用双手抱住胸前，借以遮挡住姐夫的眼光。

姐夫笑了笑，将我按倒在沙发上，跟着就扑到了我的身上，双手在我高耸的乳房上揉摸了起来。摸了一阵，姐夫附到我的胸前，含着一只胀大的奶头就吸吮了起来。好长时间没有男人吃我的奶了，那一瞬间我觉得仿佛又回到了新婚之夜丈夫的吸吮，回到了奶孩子时的独有的甜蜜。人都说最能体现一个女人的母性，就是在她喂奶的时候。我搂着姐夫的头，让他回到过去，再做一回母亲面前是小宝宝吧。我顽皮的想到。

当我的两只奶头被他吃得红红的硬了起来，我的欲望也被他挑逗了起来，但我没有直接说出来，只是用朦胧的眼睛表达着自己的欲望。

姐夫倒也知趣，脱光了自己的衣服后，接着把我也脱了个清洁溜溜。跟着，姐夫端着那细长的肉棒插进了我淫水泛滥的阴部的时候，我闭上了眼睛。姐夫一边抽插，一边继续摸捏着我那两只高耸的乳房。

姐夫虽然好色，但本事不太行，才插进十多分钟，就把他的精液射进了我的阴道，而我的欲望还没有得到缓解；我鼓励他再来一次，可他说不行了，等到以后再找机会吧。姐夫用卫生纸仔细的擦着我通红的阴部，答应以后还替我办事，还一再要求我以后继续同他联系。

就这样，我献出了自己的肉体，换来了一个新的情人。

（三）浪漫的历程

新的环境，造就了新的机遇。

那天，我上早班，卖早点时遇到了一个老师傅，个子高大，头发花白，但脸色红润，就像初生的婴儿一般。他买了两个馒头，笑眯眯的看着我，笑眯眯的递过了钱，他的笑模样使得我对他有了几分好感，也对他注意了起来。

我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同班的邵大姐，大姐笑着对我介绍说，那个老师傅是矿上很有名的一个工人，就连矿长也很器重他。

后来，我知道这个老师傅名叫周家龙，是我们这个矿有名的革新大王，还当过劳模。

一来二去的，我同周家龙熟稔了起来，而他也似乎喜欢同我讲话，一边讲，一边用八字眉下的眼睛滴溜溜不停的扫描我的全身；有一次还拉着我的手，仔细的抚摸着，说我的手很软很漂亮，就是成天同水打交道，弄得手上的皮肤都糙了些。我叹息着说，没有办法，我的命就这样。

自从同丈夫结婚五年以后，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，丈夫对我似乎没有了以前的激情，两口子欢好一个月也难得来上一两次，这对于我来说，真是一个要命的事，说过他几次，但总也改不了。

本来我有姐夫这个情人，实在忍不住也可以去找他，但我对他实在是提不起兴趣。第一次玩过以后，有一次我在家休息，丈夫上班去了，姐夫来找我，自然他少不了摸我的屁股，他的那一半。

半推半就的，我就让他骑到了我丰满的身上。丈夫不行，有姐夫也行，女人嘛，有男人疼爱总是好的。俗话咋说？饿了糖也能充饥。

可是当他插入后，又是十多分钟，就把精液射在我阴部。弄得我的阴毛、阴阜上满是他的汤汤水水。而我还处于饥渴难耐的时候，看着他委顿的鸡巴，我恨死他了，用手使劲的掐他，他推开我，一边说着对不起，一边夺门而出。

周家龙爱惜的抚摸着我软绵绵的手，对我说，只要我愿意，可以到他那里去上班。

我的眼前一亮，莫非我的救星就是他？

就这样，我很轻松的调到了他的队里。

周家龙是一个队的副队长，虽说是副队长，但他的能量却比一个井长的能量还要大。

我到了那里，他教会我开大绞车，也就是主提升机，是用来提升矿井里面的煤、矸石、材料的机械。

当绞车司机工作的责任心要求大，但待遇比起在食堂里就好得多；而且，周家龙还不时的给我一些照顾，比如我要找一些细铁丝制作门帘，在屋顶搭个隔热层，封个阳台什么的，只要我对他说，他都会特意领了材料，帮我们家装修，而且，他每次帮忙后，连一口饭都不吃，就走了，算得上是当代的活雷锋了。

一来二去的，我对他有了好感，脑子里不时的停留着他的影子，看着他对我所做的一切，有时居然莫名的想到，要是他提出同我好，我会同意吗？

周家龙人个子很高，也很壮实，虽然五十六七的年纪，但精力充沛，脸色红润，一般的小伙子都比不上他。据说，他的夫人在矿医院妇产科工作，经常弄一些胎盘什么的煮给他吃。

说起来他比我的父亲还大两岁，我对他就像对父亲一样。有次我问他，为啥还不退休。他说：「退不掉呀，我担负着最重要的工作，没有我，绞车就不会转了，矿井就要停止生产；再加上矿长的信任，只好干下去了。」两个月后一天晚上，我上夜班，十二点刚过，一个人走进了绞车房，我定睛一看，是周队长。

「周队长，您来啦。」我毕恭毕敬的打招呼。

「嗯。在家里睡不着，来看看。」说着，他坐到了副绞车司机的座位上。

「来这里还习惯吗？」他关心的问道。

「还可以。就是三班倒叫人受不了。」「嗯，挺苦的。你看，过些日子，你就去办公室上班吧，帮我抄抄写写。」「周师傅，你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」我有点儿不相信。

「呵呵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」我感激的转过头去，想看看这个可亲可爱的老人。我见到他也紧紧的盯着我看，脸上浮现着微笑，我的心里一动，心儿莫名其妙的剧烈的跳荡起来，脸蛋热辣辣的。

一趟、两趟，到提升完第三趟的时候，他说我的姿势不正确，于是，他伸手过来，捏住了我的手，带着我操作，手肘不时碰触到我丰满的胸脯上，我的心里一激灵，脸蛋热辣辣的更烫了，我有一种预感，猜测着，今晚会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呢？

拉完了这一趟，周家龙叫我起来，他坐到了司机的位子上，然后叫我也坐下来，就坐在他的两只大腿中间。

绞车司机的位子很宽大，距离地面大约有一米多高，座位上面垫了一层厚厚的海绵，软绵绵的，很有弹性；周家龙的腿很长，我硕大的屁股坐在他的两腿之间，也不嫌挤，就是屁股紧紧的贴在了他的裆部。

于是，就形成了我坐在他的怀里的姿势，随即，他将绞车房的电灯关了，只有仪表盘上五颜六色的小灯亮着。

这样的姿势我从来没有想过，要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我想我会羞死的；但今晚我是怎么了？不得而知。

他抱着我，双手穿过我的腋下，把着我的手操纵着绞车把手，熟练的开着绞车，提升着一趟又一趟的矿车；但就在他操作的时候，我的胸脯不时的被他的手碰触，乳房传来一阵阵痒酥酥的感觉，而且我的屁股敏感的觉察到，有一个长长的硬邦邦的棍子似的东西顶在我的屁股上，那东西热乎乎的，还一动一动的，作为过来人，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我的脸更加的烫了。

「铃……」的一声长响，井下的矿车提升完毕，可以暂时休息了一会儿。

周家龙没有下去的意思，而是双手回拢，分别捧着我的两只乳房，隔着工作服有力的抓摸着，立时，一股舒服的感觉从我的胸部传遍我的全身，「哦……」我不禁呻吟了起来。

我早已被他的东西顶得浑身冒火，这会儿双乳就这样被他玩弄。对于心仪的男人，女人是不会吝惜自己的身体的，但我的心理还是不想这样做，更让我羞耻的是，我的奶头也硬邦邦的挺立了起来，顶在乳罩上，痒酥酥的，好不难过。于是，我双手抓住他的手，想把它挪开：「周师傅，不要。」「嘻嘻，我想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让我摸摸。」说着，他又用力的揉搓起来。

「好大，好软哦！」他赞叹的说道，手上的力道更加强烈了。

从乳房传来的力量使得我浑身酥麻，再也无力抗拒，只好任他为所欲为。虽然我羞得要死。

就在我也陶醉在这种好玩的游戏之中，浑身酥软之际，他解开了我的裤带，他的大手，在我蓬松的阴毛上揉搓了几把后，就在我那肥肥的逼上揉摸开了。接着，他的一只手指，抠进了我的逼，然后来回的抽插着，于是，我的逼里就传来了咕叽咕叽的暧昧声音。

我浑身发烫，只感到下身的逼里很涨，而且痒酥酥的，这种酥痒感觉传遍了全身，浑身软绵绵的，逼的深处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直往外淌……「嘻嘻！」周家龙笑了，他一边笑一边从我的逼里抽出了中指，然后凑到他的鼻子附近闻了闻，一股羞臊的感觉促使我蒙上了自己的眼睛，喔，好羞羞哦。

他横抱着我，把他的嘴亲到了我的脸蛋上，最后，将硕长的舌头伸进了我的口中，四处搅拌着，还不时吸吮我柔嫩的舌头。就在这种亲密的时刻，我感到他两腿之间那个东西的硬棒了，热乎乎的紧紧顶在我的屁股上。

亲过嘴后，他掀起了我的衣服，把奶罩推到乳房上面，就一下扑到了我的胸前，吃我的奶头哩，就像小孩子吃妈妈的奶一样……我情不自禁的搂过了他花白的脑袋，哦，貌似我又有了一个大孩子哦。他抱起了我，走到值班室里，将我放到了小床上，跟着，褪下了我的裤子，我那雪白的下体就这样暴露在一个比我爹还大的男人的眼前。

他蹲了下来，用手揉过了我那蓬松的阴毛以后，头一低，温热的舌头舔在了我那两片肥厚的大阴唇上，立时，一股酥泠泠的感觉笼罩了我的全身。我的逼早就被他玩得粘液四出，湿漉漉的到处都是。 这下，他又玩新的花样，「啊，他在舔我的逼！」这个传说中的动作使我羞臊万分。

虽然我结过婚，还有了孩子，可丈夫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，但现在却有这么一个男人这样在乎我，我心里很感激有这么一个男人这么爱我。但我害羞极了，推着他的头说：「脏，不要。」「不，不脏，我喜欢你，喜欢你的一切，嘻嘻！」说着，他又开始了尽情的舔舐，不时吸得吱吱作响。

随着他舌头的舔弄，我的淫水不可抗拒的汩汩的从逼里流了出来，被他吸得吸溜吸溜直响，而我的全身就像被火烧一样热烘烘的，两只乳房发胀，逼里痒酥酥，就像小蚂蚁在里面爬，但又空空荡荡的，好想有一支男人的肉棒插将进去，为我止痒，给我充实，我的嘴里不禁哼出了声。

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身体的欲望越来越强，需要的感觉也越来越大，周家龙的舌头拼命的在我的阴蒂上不停的拨弄，我的性欲达到了高潮，我屁股一挺，浑身抖动着喷射出了大量的淫水。

我感到下体的逼内好空虚，只好求他：「周老师、周爸爸、周大哥，求求你啦，不要再折磨我了，把你的鸡巴，插进来吧。」周家龙抹了一把脸上的淫水，对我呲牙一笑，俯下身子在我脸蛋上亲了一口后，笑眯眯的说道：「宝贝，我会照顾你，满足你的。」说着，就脱下了他的裤子，裸露出了下身。

才看到他的鸡巴，我就被吓了一跳，他的鸡巴好棒哦，又粗又长，大约有酒盅那么粗，二三十厘米那么长，通体闪着黑油油的光亮，上面还有许多青筋，就像是有蚯蚓爬在上面似的；肉棒前端，是鸡蛋大小的龟头，此时红彤彤、亮铮铮的，马眼处流淌着一些鸡蛋清般的淫水。

他的鸡巴就像驴一样的雄伟、壮观，而他密密麻麻的鸡巴毛，几乎大都变成了银白色，白花花一片。白色的鸡巴毛陪衬着黑色的大鸡巴，煞是蔚为大观。

周家龙将他的鸡巴触到我的阴部，在两片大阴唇、阴沟里四处磨弄一番后，龟头一沉，咕唧的一声，钻进了我的阴道内，跟着整条鸡巴也全部推了进去。

「哎哟！」我的逼被他的鸡巴弄疼了。

虽然我生个小孩，但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，后来，经历过丈夫、姐夫两个男人的鸡巴，但很不幸，他们的鸡巴委实太小了，同周家龙的比起来，就像一个是大人，而另一个则是小娃娃。

好在女人的阴道是肉做的，虽然开始不适应，但随着他的来回的抽插，在加上阴道内淫水的再次分泌，我只觉得阴道内的苦楚消失了，只剩下鼓胀与充实，而他的龟头一次又一次的挠动着我那痒痒的地方，带来的最后只剩下是舒服与快乐。

我满足的享受着，嘴里情不自禁的发出了一声声快乐的呻吟。

周家龙的鸡巴抽插越来越快，带给我的享受也越来越强，没有几分钟，我就被他再一次送上了天堂。

如此三番，我都来了三次高潮，可周家龙越来越勇猛，不仅一点儿也没有射精，粗大的鸡巴仍然坚挺无比，他的小腹撞击着我的阴部，除了疼痛感以外，更多的是充实。

他抽出了鸡巴，灯光下他的鸡巴杆上油光光、亮晶晶，他骑到我的肚子上，解开了我的工作服和里面的奶罩，两只手捧着我那两只大乳房往中间挤，粗大的鸡巴就插进两只乳房中间形成的沟里。

热烘烘的大鸡巴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激，触到我的身上痒丝丝的。

周家龙的大鸡巴不停的在我的乳房中间抽插着，龟头不时的顶到我的下巴。

他一边来回的耸动着屁股，一边笑淫淫的对我说：「我早就看中你这两只大奶奶了。」我闭上了眼睛，随着他的身体的动弹而动弹着，听任他在我的身上纵横驰骋着。

良久，他的动作越来越快，也越来越剧烈，终于，我的下巴、脸蛋上、胸脯上被喷上一些温热的液体，一股浓郁的味道弥漫开来，哦，他射精了。

周家龙喘息着压在了我的身上，嘴唇温柔的亲到了我的嘴上，接着，他温热的舌头伸了进来，追逐着我的舌头，我微微张开嘴唇，让他的舌头同我的搅拌在一起……自从这天夜里同他发生关系后，我同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关系里。

（四）周家龙其人其事

周家龙很会玩，虽然快六十 岁的人了，可是玩起女人来，那劲头，比起小伙子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他经常找机会同我在一起，因为他是我们这里的最高领导，这样的机会有很多。

他经常下井去，做一些工程，据说这些工程大多是矿长直接安排给他的，所以他的工作有时很辛苦。因为与他有合体之缘，算得上是半个丈夫了，有时我也会心疼的让他少做一点，但他总是笑呵呵的对我说，做工程有钱；而每次工程完成后，他也总是找一些借口发钱给我，我推辞了几次，但最后还是乐滋滋的接受了。

他的精力很旺盛，有时下井回来，知道我当班，就来找我、抱我，亲我，摸我的乳房；有一次回来，还没有脱下黑黢黢的工作服，就把我叫到有很多电阻的房间里，褪下我的裤子从后面就把他粗黑的大鸡巴捅进了我的逼里，就像经常可见到的狗狗们在一起的那种姿势。他一边抽插一边用手在我雪白的大屁股上爱抚着、拍打着，说下井干活的时候一直都在想我。

他干得很快，也很急躁，大约二十多分钟后，他紧紧抱住我，鸡巴一阵阵颤抖，把一股股的精液标到了我的逼里。

完事后，他擦了擦手，然后掏出厚厚的一叠钱塞给我，说是对我的奖励。过后我数了数，有三百多块，快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。

平时，他喜欢看到我笑，还喜欢摸捏我的乳房；有一次，趁着没有别人的时候，他拿了一根跳绳，叫我脱光了外衣跳绳给他看；我试着跳了几下，就不好意思再跳下去。

原来，我一跳，胸前的两只乳房也随着一起跳动，我很害羞在男人面前自己的大乳房甩动；看着我不肯再跳，而他则张着嘴只是笑，一副很满足的样子，接着他会央求我在继续下去；为了满足他的心愿，我红着脸，继续玩着小时候的游戏，直到累得跳不到为止。

他还为我买了金项链、玉手镯，有一次出差买来一些透明的内衣裤，叫我穿起来给他看，那些透明的衣裤穿着就像没有穿一样，羞死我了；而他一看到我的装扮后，兴奋的抱着我就吃我的奶头……我真不知道他那里学来的这些花招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从其他同事那里渐渐地知道周家龙不仅仅只有我一个女人，可以说，我们这里的所有女人都同几乎周家龙有一腿，但我不吃醋，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，可以拥有一大群女人，而只要他对这些女人好，不是欺骗她们就行。中国古代的皇帝，不就是拥有三宫六院吗？他能够行，为什么周家龙就不可以呢？

经常听到他同其他男工们吹牛，大都是讲男女之间的事情，我在旁边听到，羞得跑；心里也暗暗的怪他，讲些什么不好，咋一天到晚的讲男女的事。后来，我从其他男工那里得知，周家龙真正是一个出了大名的花心大少爷。因以为他喜欢讲女人，所以工人们赠送他一个外号，名叫逼博士。

不过周家龙很维护他周围的女工们，那是我亲眼所见。

我们这里有一个女工刘莉，她原来是在食堂工作，因为同丈夫的关系不好，就恋上了也同在食堂工作的一个小伙子。

小伙子比她还小十多岁，以前到外面饮食学校学会了厨师的手艺，做的菜很好吃。听说，是刘莉主动勾搭小伙子的，后来，俩人之间的关系闹得后勤队纷纷扬扬的，领导们无奈，才把刘莉调到我们队。

刘莉同周家龙的关系也不错，有一次我亲眼看着周家龙把刘莉抱着亲嘴，另外一只手还在她的衣服底下忙碌着，看到我后俩人慌忙分开。

再后来，刘莉班也不上了，同那个小伙子俩人联袂到外地开食馆，据说生意好得不得了。

单位的领导听说后，勒令俩人回来上班。

俩人回来后，单位领导要他们写检查，但刘莉没有写就直接上班，那天。井长出井后见到刘莉正在打扫卫生，就直接停了她的工作；周家龙知道以后，一边说，刘莉外出是他批准的，井长这么做就是不给他面子；一边一个电话捅到了矿长那里，矿长立马坐着小车来到井口，当着工人们的面对井长大骂了一通，搞得井长灰溜溜的，很没有面子。

刘莉还是恢复了工作。

（五）欢乐的时光

我调到了办公室工作，周家龙果然很讲信义。

平时，我在办公室里的工作，就是打扫一下卫生，整理一下文件、报纸；队领导们下井回来后，我给他们泡上香茶，而他们总是客客气气的。时间长了，大家也就都熟悉啦，就不那么拘谨，也会开开玩笑。

我发觉，我还是最适应办公室的工作，一天风吹不到，雨淋不着，可以穿一些自己喜欢的衣服；煤矿队一级的单位，平时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多数时间队长副队长下井回来，扯几句工作上的事情后，就没有可干的事了，闲得无聊，大家就凑在一起打扑克牌，他们最喜欢的以前是拱猪，后来是双抠，现在是斗地主。

牌玩得差不多了，也到了晚饭的时候，领导们看看手表，彼此会心笑一笑，邀约着一起去喝酒，当然了，喝酒的钱都是月底从队级分配的时候扣下来，再同饭店老板结账，也就是结算下来后，在工人们所得里先扣出酒钱，剩余的再作为奖金分给工人们。

自从来到队办公室，我也经常被拉去喝酒，好在我的酒量不是吹的，高兴起来一对一还是喝趴下好几个人，只有书记我不敢同他喝，这个家伙的酒量，深不可测。

酒喝得差不多了，一个个豪情大发，非要到歌厅里去狂躁一番，到了那里也不安分，看着老板娘风骚漂亮，一个个的还要抱一抱，只有书记看上去还正经一些；不过，依我看也是假正经，有一次刚刚进的舞厅，趁黑他竟然摸了我的奶，我没有啃声，只当是打发叫花子。

办公室一共两间，队长书记在一间，另外一间是周家龙、工资员的，我来了以后，就在周家龙的对面安放了一张办公桌。

工资员是兼任的，平时在矿车修理间工作，只有月底要造发工资的时候才到办公室上班，所以平常就只有周家龙和我在。

办公室里自然有其乐趣。

我到办公室后，周家龙嫌我的衣服土气，就买了一些轻薄的叫我换上，我一穿上，立时两只硕大的奶子就呼之欲出，圆鼓鼓的凸现在胸前；底下是细细的腰身，再下是丰满的大屁股。有些衣服开口很低，暴露出我白嫩的肉球和深深的乳沟，周家龙经常呆呆的看着，我不禁羞得脸蛋通红，而且心里也在美滋滋的：女为悦己者容，真的是至理名言哦。

不好的是有时周家龙看得性发，把我抱着就是一顿狂乱摸，我真怕人来人往的办公室有一天会被人当场抓住，那就丢人到家啦。

不过这样的情节不多，我们都很小心翼翼。

有时俩人都很需要，只有彼此的眼睛对视一下，就能够读懂对方的心思，于是就早早的到办公室里，我躺在办公桌上，周家龙只是褪下我的裤子，再解开他的裤门掏出鸡巴就往我的逼里插；有时候开完会，很晚了，待大家都走完后，他让我脱下裤子，手扶着办公桌，他从后面把他的鸡巴戳进来，不论咋样，我通常都会得到性高潮。

在一次性交完后，周家龙不无感慨的说，好想在我家玩我一回。

我奇怪的看着他，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想法，但对于一个欣赏自己的男人，而且是一个有本事的男人，作为一个女人，肯定是会满足他的这一小小愿望的。

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临了。

我丈夫的单位由于效益好，单位组织他们到海南旅游，一去来回，要半个多月。

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家龙，他高兴的搂着我，「啧」的一声，使劲的在我胖乎乎的脸上亲了一口。

期待中，如约传来了有节奏的敲门声「咚咚咚」，就像他做的工程一样干脆利落。

「去，看看是谁来啦。」我叫正在做作业的儿子。说罢心里止不住的激跳了起来，脸上腾起了初恋时才有的红晕。唉，这是怎么了，结婚都这么多年，还是那么羞涩。

门开了，闪进了一个高大的身影。

「小朋友，你妈在家吗？」「在的。妈妈，有人找。」唉，不懂事的孩子，你就说不在。

虽说与他偷情不是一两回，但都是在其他地方；而在自己的家里，在儿子的注视下，我可是有点怕怕呀。

「周师，你来啦？」周家龙手里抱了一个黑色方形的东西，肩上还挎了一个背包。

「来，帮我接一下。」周家龙说道。

很快，那个方形的东西安置到了桌子上。

儿子好奇的涌到了桌子旁，去看那个东西，一副好奇的模样：「老爹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呀？」「小朋友，这个是录像机；你作业做完了么？做完我放录像给你看。」周家龙笑呵呵的说道。

「嗯，马上就做完。放什么录像呀？」儿子恋恋不舍的看着那个家伙。

「呵呵，就是在电视里头看电影呀。听老爹的话，要看就赶紧做作业。」我接口说道。

「嗯，好，马上做完。」儿子趴到了他房间里的小桌子上，埋头做了起来。

等到儿子做完作业，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的事了。在这期间，我们也没有闲着，在我的卧室里，我同周家龙拥抱，亲嘴，期间也免不了他用手抠摸我的奶子和下身，他还要玩大的，我坚决不同意，另外的屋子里，儿子还在做作业呢。

周家龙接好了我家的电视机，开始放映录像片。

这是一部枪战片，激烈的枪炮声，情景交融的故事，勾画出一幅幅精美的画面，看得儿子手舞足蹈，我也被深深的吸引了进去。看完一部，儿子意犹未尽的看着周家龙：「老爹，还有没有？」我看了看表，说道：「儿子，你明天还要早起，快去睡觉吧，明天周老爹再放给你看。」周家龙笑眯眯的说：「小朋友，还有的，不过是明天的事了，你快去睡觉，要不明天上学迟到，老师要批评的。」「好吧。」儿子磨磨蹭蹭的站了起来。

等到儿子在他小屋睡下后，周家龙把电视机、录像机搬到了我与丈夫的卧室里，他开始放映另外一部电视片，这种电视片我可从来没有看过。

现在我知道了，这是一部欧美情欲片。片中那些赤裸的身体，男女主角肆无忌惮的性交画面勾起了我的情欲，看着看着，我感到脸蛋发烫，奶子发胀，胯下的逼里淌出了热乎乎的淫水。

周家龙先是坐在我的旁边一张沙发上，后来过来和我挤在一张沙发上，俩人紧紧的挨着，他的一只手搂着我的肩膀，一只手逗弄着我胸前的奶子，不时还亲一下我的脸蛋，对电视里的画面做着讲解。

在先前的玩耍中，我就有了反应，浑身酥麻，胯下痒咝咝的，这下再加上录像片的刺激，我觉得浑身火烧火燎，就想要一个男人来紧紧的抱着我，爱护我，同我玩，同我耍。

看着，听着，我浑身软绵绵的，再也没有力气支配自己，只是靠在周家龙的怀里，此时的周家龙也将我的内衣里掀起，逗弄着我胀鼓鼓的乳房，还不时搓捏着奶头，后来，他的手在我的阴部摸弄着，大惊小怪的叫道：「嘻嘻，你的裤子湿了。」我害羞极了，一个女人在自己的家里，在自己与老公的床铺上，被一个好几十岁的老头如此玩弄着，我打了他一下，又紧紧的搂着他。

「嘿嘿，宝贝，我会叫你满意的。」周家龙把我抱在了宽敞的大床上；此时电视机里继续传出了暧昧的声音。

我全身赤裸的躺在床上，周家龙也扒光了自己的衣服，趴在我的身上，此时我们头脚相对的交叠在一起，周家龙在我的肥厚的逼上舔着，而他粗大的鸡巴就插在我的嘴里，他要我像刚才看到的录像片里的那些人一样的做。

说老实话，这种场面我今生还是第一次看到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做。

看着周家龙为我也在这样做，我想可能好玩吧，于是，我像吃冰棍一样的将周家龙的鸡巴头含着了嘴里，舔舐起来。

随着周家龙的舔舐，我的淫水一股接一股的流淌了出来。

周家龙不停的舔，不停的吃着，还是有许多淫水顺着我的屁股，流到了床单上，最后，我控制不住的达到了高潮，喷出了许许多多的淫水，好些喷到他的脸上，有好些流到床上，将床单也打湿了。

看着我情动到高潮，周家龙才嘻嘻笑着，将他那粗大的鸡巴插进了我的阴道内，咕唧咕唧的抽插起来，一边日我，一边笑眯眯的问：「你老公是咋玩你的？

他的鸡巴大不大，同我比咋样？」羞得我几乎无地自容，咋说呢？但不说又不行，只好按照真实的说给他听，他听了更加的情绪高涨，那只鸡巴也就更加的热和更加的粗大了。

这天晚上，我在他的要求下，摆出了不同的姿势，随便让他日弄着，直到来了五次高潮，阴道也被他日得辣乎乎的疼痛，他才把他的精液一滴不剩的射进我的阴道内，等到一切结束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四点钟了，他说天太晚了，就不回家了。于是，他抱着我，我们就一起睡了。

早晨快七点的时候，周家龙起了床，他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后，说叫我好好休息，下午再去办公室。

从这天起，周家龙几乎天天来我的家，夜里等到儿子睡了以后，我们一边看着录像带，一边玩着各种花样，我也知道了周家龙为什么知道那么多的花样，原来大多数都是从录像带上学会的。

他带来了许多录像片，又欧洲的、俄罗斯的，最多的还是小日本的，别看小日本岛屿那么小，可拍摄的录像片却是第一，几乎什么花样都有，看着录像片，我发觉我长了许多见识。

还有，周家龙还会在玩之前吃一些药片，说是可以延长玩耍的时间。

我们就这样，如同夫妻一样的生活了几天，这几天对我来说，真的是终身难忘，超过了同丈夫生活的几年。

（六） 暴露

欢乐的时光总是很快就结束的，而这一切对于我来说。结束的也太快了点，可以说是还没有好好享受，就被迫中断了。

这天，队里开全队班组长、管理人员会议，按照惯例，这样的会议是要开一天的，在队会议室，坐着一些生产一线的值班长、小组长，队里的队长、书记都要参加，我和工资员俩人负责料理开会的必备物资：供应茶水、采买水果，还要负责安排会议伙食。大家难得聚在一起，所以开会都要聚餐，而且是中午、下午两台。

等到晚餐完毕，酒气熏天的班组长们一个个兴致勃勃的冲进卡拉ＯＫ厅，鬼哭狼嚎的开始狂躁起来，抢到麦克风的，大声狂吼，文静一点的一边抽烟，奔放的就开始跳起了舞，两个男人抱在一起跳，看上去要多别扭，就有多别扭。

我原来想着早点回家，家里小孩子一个人，我不太放心，哪知道根本就走不了，人群中就只有我和工资员两个是女的，还不够那些臭男人分，说不得就只好舍命陪君子了。

等到一切都结束，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。今天周家龙也参加了开会，抽个空他悄悄的告诉我，说是今天晚上要我早点回去，他吃完晚饭，就推脱着不到歌厅玩，我看出他同队长他们不太融洽，他不去也没有人反对。

我的酒喝到了八九分，晚餐上班组长们一个个的来敬酒，不喝还不行，也不知道是谁将我能喝酒的事给捅了出去。

我跌跌撞撞的走到了家门口，就见家里同往日不太一样，平时只是客厅里开灯，而今晚几乎家里所有的电灯都打开了，房屋里到处亮堂堂的，我心想，不会是周家龙搞的恶作剧吧。

门开了，我意外的见到了丈夫，那个畏畏缩缩的男人，此时他正在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，脸色铁青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。

见到我进了屋子，他恶狠狠的扑了过来，手里拎着一根木棒，二话不说当头就给我一下，「呯」的一声，我的额头顿时热辣辣的刺疼了起来，我头脑一阵发懵，一阵昏沉，接着就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流了出来，我一摸，头却更加疼痛起来，我看到手上全是鲜血，我脚下一软，坐在了地上。

他一边开打，一边乱骂：「骚婆娘，我才不在几天，就到处勾引野男人。」听他骂得难听，我哭泣着辩解：「哪个勾引野男人，今天你不说清楚，我同你没完。」「骚婆娘还要嘴硬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」边说他便扔过来一床单。

我一看，糟了，今天早上匆匆忙忙的，忘记了换掉昨晚上用过的床单，那上面斑斑驳驳都是我同周家龙做爱后遗留下来的痕迹，斑斑点点，貌似地图，原来想到丈夫回来还要三四天的时间，谁知道他竟然提前了呢，就像是冥冥之中好事多磨，我的偷情，就这样暴露了。

但我还嘴硬，打死不承认：「你胡说，那上面是你留下的东西，还要冤枉别人，走，到保卫科去讲理。」谁知丈夫在那里连连冷笑道：「哼哼，你说，我们多久没有在一起睡了？你清楚，我也清楚，再说，我走的那天才换的新床单，当时还是你说要拿去洗，不信这么久你没有换？而我这一阵都不在家；而且保卫科的人，早就来过了，你在床上留下来的地图，都被人家照了相，还有卧室里的录像机、录像带，统统都被没收了，电视机还是我左说右说才留了下来。告诉你吧，保卫科的副科长，就是我的同班同学。」我一听，两眼墨黑，也许是流血过多，我的头开始发晕了。我无力的靠在沙发扶手上。

我的大姐听说以后，这会儿正好来到我家，见到我血肉模糊的样子，被吓了一跳，她扶着我站了起来，问我觉得咋样，我试了试，还可以走路，于是，她交代我的儿子好好写作业，然后扶着我到矿医院包扎伤口。一边走，一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咋好意思开口呢？

丈夫将我轰出了门，不让我再回家。没奈何，我只好回到了父母家。我的父母听说我的事情后，骂了几句，就阴沉沉的再不作声，嫌我给他们丢了脸。

也是，在中国，还没有开放到那个时代，偷情在人们的印象里，还是十恶不赦的事。

我休息了两天，就回去上班。

还在我第一天休息的时候，井口就来人通知我，不能再到办公室去上班了，周家龙擅自通知，是他越权乱干，同时为了避免再出事，将我调离绞车房，到矿灯充电处上班。

就这样，我绕了一圈，又开始了当工人，每天，围着那几盏矿灯打转转：充电、发灯、收灯，打扫卫生。

最难堪的就是矿灯房里外遇到的那些人，一个个的看着我，就像看恐龙一般无二，有时候还指指戳戳。听好朋友说周家龙的日子也很难过，出事后成天沉默寡言，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。

工作还不咋样，有时见到周家龙来领灯，我都要死死的看着他，这个给我关爱，给我性爱的老男人，我认为，只有他，才是我幸福的源泉。

丈夫还是那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，而我的老父亲成天骂骂咧咧的，最后他不准我再回娘家了，我实在无法，只好硬着头皮，去找周家龙商量。

这是我半个多月以来第一次找他，他听说后，领着我找到了矿长，矿长听他说完，就打电话找到了丈夫单位的领导：「喂，是小张吗？听说林咏申不让他媳妇回家，成什么体统，两个还没有离婚的嘛，家也还有女方的一半嘛，嗯，告诉他，再不让媳妇回家，就停他的工。」说完，转头对着我说：「小李，我给你丈夫的领导说了，他敢不让你回家，我就敢停他的工作；你回去好好工作，不要背什么包袱。」我感激的看了看矿长，那副和蔼可亲的模样。

我同周家龙一同走出了矿机关的大门，一路上，我仿佛发现背后有人在指指点点，但我转身看他们时，他们又好像没有事一般。

我定了定神，将这段时间的事情说给了周家龙，他说，那天晚上，他来了我家，在门口见到了我的丈夫，就回家去了，后来才听说我被丈夫打，他恨得咬牙切齿，后来听我说保卫科的副科长帮了我丈夫的忙，还没收了他的录像机、录像带，更是恨得咬碎了牙齿。

不过，一路上他还是对我安慰了一番，对我说，就先在矿灯房先干着，以后还会有机会，调我到办公室上班的，一席话说得我的心里热乎乎的。

没有几天，那个保卫科的副科长就被免职，到仓库看大门去了；不过，周家龙最终还是没有兑现他的承诺，他在一次到外地采购零配件的时候，找了一个小姐，回来后没有多久，发现得了爱死病，最后住进了医院。

听说他的老婆怪他生活不检点，在男女关系上紊乱，现在又出这样的事情，一怒之下就同他离了婚。

其实，周家龙曾经给我说过，他的老婆天生性冷淡，见到他，就像见到鬼一样，不让他拢身，没奈何他才到处找女人。

后来我听说了另外一个版本，就是周家龙有一次喝酒醉，将他正在读初中的女儿给强-奸了，他的老婆当时就要同他拼命，后来是单位出面调解，才勉强维持了他的家庭。不过这些是我同他的关系暴露以后，有好心的人说给我听的，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。

说来也奇怪，周家龙的那个女儿我见过，长大白白净净的，挺讨人喜欢，后来去外地读书，眼看就要毕业，不巧出了车祸，只好回家休养，好了以后脖子往一边扭，不时看着人呆呆的笑着，口水滴滴答答直往下掉。

在周家龙住院后，有一天我抽空独自一人去看过他，他躺在病床上，周围没有一个人，曾经高大的身躯，此时已经佝偻了，白花花的胡子冒出了许多，满脸皱纹，哪里是那个曾经在我的床上生龙活虎的人。

看着曾经有过鱼水之欢的男人，我不禁掉下了眼泪，毕竟除了性以外，我同他还有着一丝丝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。

我削了一个苹果让他吃，他拿不稳，苹果掉在了被单上，滚了一下，掉到了地下。

我实在不愿意看到衰老的他，狠了狠心，含着眼泪跑出了病房。

周家龙还是死了。

听说周家龙死的消息，我感觉我的天已经塌了下来，我伤伤心心的痛哭了一天一夜，我感觉我的这一生，都被掏空了似的。

就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，单位通知我，叫我到矿长办公室报到。我感到，生活又向我徐徐拉开了另外一扇帷幕……我的故事就告一个段落了。虽然我经历了这些，但我想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，或不好好的把握现在；将来，总是虚幻的。